

卷三

書名 肉蒲團二十回 寶永二年江戸青心閣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三
 内容分類 集-小説-章回小説-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説-95
 編號 D865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説-9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肉蒲團二十回 寶永二年江戸青心閣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

第一回

止滯風借滯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閑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

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藥 世間真樂地暮來算本

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燕酣眠

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之勞苦事

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閑天闢地的



內浦團一名覺後禪

袁

双紅堂
小說
95(3)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三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髮

詩云豪客從來數綠蔭 一逢知己便揮金

衣冠亦復多豪客 何事全無念友心

艷芳與未央生睡了十幾夜那種雲雨私情正在稠密

之時被丈夫回來打斷好事苦不可言心上想道我起

先只說天下的男子才貌與寔事決不能相兼我所以

本了才貌單取寔事把這個粗蠢東西當做寶貝一般

終日吃辛吃苦幫他做活那裡曉得男子裡面原有三

科 2027

件俱全的。我若不遇這個才子，枉做了一世佳人。如今過去的，日子雖不可追，後來的光陰，怎肯虛度。自古道：明人不做暗事。做婦人的，不壞名節，則已。既然壞了名節，索性做個決烈之人，省得身子姓張，肚腸姓李。我常常說從來的婦人，有紅拂妓的眼，卓文君的胆，方纔可以偷漢。生平只偷一個，一偷就偷到底。連那個偷字後面也改正過來，纔是個女中豪傑。況且淫奔二字，原分不開。既要淫，就要奔。若度量後來奔不得，就不如省了那淫字，索性做個守貞不二之人。何等不妙？為甚麼把名節性命去換那頃刻的歡娛？主意定了，就寫書一封寄與未央生，約要私奔。他當初在母家的時節，極喜讀書，寫字只因嫁做商人婦，就把筆硯荒疎了，所以寫的書札如說話一般。書云：

情郎未央生賜覽。自你不來之後，我終日對了飲食，吞咽不下，就勉強吃下，去不過三分之一。我如今立定主意，隨你終身。你可速料理，或是你煩崑崙進來盜我，或是我做紅拂，前來奔你。只要期定日子，約在何處，等我，不致彼此相左。至囑至囑，你若慮禍，躡不敢做此險事，就是薄倖負心之人。可寫書來，回我，從此絕交。以後不得再見。若還再見，我必咬你的。

肉當做猪肉狗肉吃也。餘言不盡，只此寄知。

辱愛妻艷芳，歛衽拜寄。

寫了此書，立在門前，看見賽崑崙走過，付與他帶去。又
怕未央生胆小，不敢行此險着。又生一計，終日尋是尋
非，與權老寔爭鬧，使他不能相容。好做朱買臣的故事，
就終日只推有病，一根絲也不絡連。茶飯都要丈夫炊
煮，每日清晨起來，咒罵到晚，方纔停息。至于幹事之時，
把擺佈前夫的手段，從新放出來，要打發他上路。好嫁
三樣俱全的丈夫。權老寔見他日裡憎，不過只得錫
力奉承，指望將功贖罪。誰想夜裡的功劳，補不得日間

的過失。爬下床來，就換了一副面孔。把一個如狼似虎
的丈夫，不消兩月，磨得骨瘦如柴，慳待艷隣舍見了，
個個不平，只是惧怕，賽崑崙不敢說得。權老寔見妻子
一向安心貼意，忽然改變起來，知他必有緣故。就在鄰
舍面前細問消息，說我出門的時節，可曾有甚麼人在
我家往來麼？隣舍起先只推不知，後來見他盤問不過，
又憐他是个忠厚之人，將來要死于淫婦之手，只得說
道：有便有一個人，在你家走動，只是不可惹他。若惹他，
就有不測之禍。權老寔道：是甚麼人？這等利害。隣舍道：
就是天下馳名，人個惧怕，慣做神賊的賽崑崙。舊時在

你門前經過。看見你娘子美貌。就走來問我們。說是那一個的妻子。我們說是你的。令正他又說這樣。女子嫁了。那樣丈夫。平日夫妻之間和睦。不和睦。我們又說是極相得的。後來見你出去買貨。走來問道。權老寔這番。出本有幾日。絕得回來。我們只說你去買。然往返有十幾日。總得回來。不想那一日起。你家夜。像有人說話。一般。若是別個。我們就好出來稽查。你曉得本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不去惹他。尚且要來照顧。况得罪他。有。个。不來攪擾的。又且律法。沒有隣舍捉姦之理。所以憑他。自來自往。宿了十幾夜。直待你回來。方絕斷了這路。

我們說便對你說。你只好放在肚裡。切不可漏洩出來。招災惹禍。就在令正面前。也只宜隱忍。不可說破。恐怕走漏消息。害你性命。權老寔道。原來如此。令正蒙吩咐。怎敢漏洩。但他終有日落在我手裡。待我拿住了。他殺頭的時節。求列位高隣助我。一臂之力。隣舍道。這都是獸話。自古道。拿賊拿贓。拿姦拿雙。他做了一世賊。不曾被人拿着。贓。難道通了姦情。就被你拿着。雙不成。令正既被他姦。終有日被。他領去。只保得不賠。粧查也就勾了。權老寔道。怎見得如此。隣舍道。他平素的手段。你難道不知。任你高牆厚壁。他也有本事。進去。何況你這

幾間小屋。終久被他鑽進去。把人領去。人既被他領去。那家中的財物。豈保得不做粧查。你不可不提防。權老定聽了。大驚。就對隣舍跪下。求他畫策。免禍。隣舍憐他。情極。個代他算計。有的勸他。休了妻子。斷絕禍根。有的教他。帶了妻子。搬遠處去。內中有一個老成的道。這都不是主意。他令正。雖有可出之條。却不曾拿着。駐據。把甚麼題目。休他。賽崑崙的路數。沒有一處不熟。隨你搬在那裡去。他也會尋着。這都不是良策。依我愚見。只有將錯就錯之法。可以做得。你妻子既然無心靠你。留在家中。也沒用。不如賣些銀子用。若賣與別人。令正

決不肯去。就是賽崑崙知道。怪你斷他恩愛。也要來報仇。不如就賣與他。他既然愛你。令正。或者肯出一二百兩。也不可。知你拿了這宗銀子。過幾日。別討一個婦人。理家。自然不至招災惹禍。又得了人。又保得不破財。豈不兩便。權老定道。此計甚好。只是我自己不好去說。湏得一個對他說話便好。不知列位中那一位肯替我周全。否。隣舍道。若肯如此。不妨與事。只是賣去之後。你不可生端。說我們通同盜賊。占你妻子。這就使不得了。權老定道。若做得成。我身家性命。都虧列位保全。怎敢做此負心之事。麼。衆人聽了。就大家酌擬。一個會說話的約

次日太尋賽崑崙說話却說未央生自與艷芳別後害起相思病來終日廢寢忘食欲要求賽崑崙去拐他出來又恐他丈夫緝獲欲領他遠去又想起兩個特等婦人不曾弄得上手捨不得去了遠去心內躊躇不決後來看見艷芳的書寫得激切只得定了主意就求賽崑崙去拐他出來情愿領他到遠方去使他丈夫緝訪不着賽崑崙道若肯如此就好處了但推老定是個窮漢沒了老婆那裡還討得起凡人情到極處就有性命之憂不可不替受害之人想個退步除非帶百十兩銀子去在他家然後拐出個人來使他失了個還好再討一個

這等做來總不失我做英雄的本色未央生道此計雖好只是小弟旅囊羞澀設處不來奈何賽崑崙道賢弟不消憂慮我做了一生豪傑若拚不得揮金怎敢說此仗義的話要銀子都在我身上你可寫書回他不拘時日只要權老定不在家我就去拐他出來未央生大喜就寫下書札也不用文理深奧只把幾句淺話回他書得他費解其書云

艷娘芳卿賜覽別得兩個月竟像幾十年終日寢食俱廢屢告崑崙求他力圖他只恐尊意不決所以不敢輕舉因看來札始知向我之心堅如鐵石今已力

在 不 辭 矣。紅 拂 之 事 甚 險 切 不 可 做。既 有 此 人 出 力
只 做 紅 綰 可 也。佳 期 難 以 預 卜。典 守 離 家 之 日。即 是
婦 娥 出 月 之 期。速 賜 好 音。以 便 舉 事。別 話 不 宣。只 此
奉 覆。
真 名 不 具。

賽 崑 崙 拿 了 此 書。送 與 艷 芳 之 後。就 取 一 百 二 十 兩 銀
子。預 先 封 好。待 臨 時 帶 去。過 了 兩 日。忽 見 他 隣 舍 走
來。說 權 老 寔 生 意 折 本。日 給 不 敷。不 能 養 活 妻 子。要 轉
賣 與 人。我 想 你 為 人 寬 胸 大 度。有 閑 飯 養 人。又 肯 濟 困
扶 危。所 以 特 來 作 合。求 你 積 個 陰 德。一 來 超 拔 此 婦。出
來 省 得 他 餓 死。一 來 使 權 老 寔 得 些 聘 金。好 做 生 意。餉

和 極 是 兩 便 的 事。賽 崑 崙 聽 了。暗 想 道。有 這 樣 奇 事。我
正 要 去 算 計 他。他 就 央 人 來 賣 與 我。或 者 他 曉 得 些 風
殺。知 道 我 替 人 做 事。料 想 出 不 得 圈 套。故 以 來 上 這 條
路。也 不 可 知。既 然 如 此。我 要 暗 買。不 如 明 買。了 就 問 隣
舍 道。他 既 貧 窮。要 賣 妻 子。不 知 他 妻 子 肯 否。隣 舍 道。
他 在 家 受 苦。已 不 得 出 門。有 甚 麼 不 肯 去。賽 崑 崙 道。他
要 多 少 財 禮。隣 舍 道。他 要 討 二 百 兩。若 不 得。一 百 兩 外
多 些。他 也 就 肯 了。賽 崑 崙 道。既 然 如 此。就 是 一 百 二 十
兩。罷 隣 舍 見 他 允 了。就 去 叫 權 老 寔 親 來 交 易。賽 崑 崙
初 意 要 教 未 央 生 做 受 主。後 來 想 道。我 的 名 聲。人 人 俱

怕不敢同我打官司。若教他出名，後來就有官司，口舌了。所以不提。起未央生只說自己要做意，推老實走到寫了婚書，打了手印，隣舍押了花名，交與賽崑崙崑崙取那封銀子，恰好是這些數目。又別取十兩送與隣舍做媒錢。當日就催轎子把艷芳抬過來，也不使未央生知道，直待替他尋下房屋，置了床帳，家仗方纔備辦。花燭把他兩個送入洞房。雖鮑叔之交情，虬髯之俠氣，不過如此。只可惜把題目錯認，所以算不得為豪傑也。

第十二回

補盪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未央生與艷芳做了夫妻，兩個不分晝夜，盡興快樂。艷芳進門之後，經水來得一次，就有了胎。未央生大喜，以為術士之言不驗。一般也會生育，這根取樂之具，是落得改造的。到了四五個月，艷芳的腹漸大了。行房之時，未免礙手礙脚，不能如意。艷芳就吩咐未央生教他，推且耽閣幾時，養精蓄銳，待生育之後，好圖大舉。不要枉費了精神。從此以後，兩個就分房宿歇。未央生獨睡在書房，未免靜極思動，又要做起分外事來。心下想道：我目中所見的婦人，只有那兩個。不知姓名的，是個絕色。與我新娶這一個，可以鼎足而立。怎奈不知下落無

處尋訪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在冊中遴選一個出來。暫救目前之急。就瞞着艷芳。把書房門關了。取出冊子。來細翻閱。翻着一個名字。叫做香雲。批他的批語。雖不多幾句。比別個的畧加厚些。這分明是第一等之中。第一名。以絕色的女子。止爭一間也。

批云。此婦色多殊美。態有餘妍。輕不留痕。肢體堪驚。掌上嬌非作意。風神儼在畫中。因風嗅異香。似沾花氣。從旁聽妙語。不數鶯簧。殆色中之錦。閨中之嬌者也。拔之高等。以冠群姿。

未央生看了批詞。追想他面貌。記得是個二十以外。三

十以內的人。神致嫵媚。從面前走過。覺得有一陣香氣。與薰在衣上。帶在身上的不同。既去之後。又在香案旁。拾得一把詩扇。知道是他所遺。未央生想了數日。要查踪跡。他因後來遇着特等的。就把他丟下。此時翻閱着。了不覺死灰復燃。就把下面的小字細查看。他住在何處。原來與自己的住處同。是一個巷名。心上大喜。忙走出去問人。那裡曉得作孽之事。偏生湊巧。這個女子。就是他的緊隣。只有一牆之隔。書房間。就是他。的卧房。丈夫叫做軒子。是個才高行短的秀才。年紀有五十多歲。前妻已死。香雲是他的繼室。軒子在外處館。每

一月回來宿一兩次其餘日子都在館中宿歇。未央生訪問的寔心上暗喜道這分明是前世的姻緣。神差鬼使送我住在這處同他作樂的了。忙回到家中一邊想計策一邊看形勢。書房外面的牆雖然不高是有房子隔住的。跳不過去。書房裡面的牆是夾磚砌的。又有石灰粉在上面。一動就有形跡。又不好鑿孔。存想了一會就要做爬梁上屋之事。仰起頭來細看只見屋山頭上有三尺高五尺濶的一塊是磚牆砌不到用板壁補完的。心上喜道既有這隙可乘又不消想到屋上去。了只消把板壁換去幾塊。那磚牆上面就可以跳得過了。

有甚麼難做的事。就掇一張梯子斜靠在牆上。然後到書廚裡取一副家伙。外面是個紙匣。紙匣裡面刀斧鋸鑿件。都有名字叫做十件頭。未央生自買回來一件也不曾用。只說是沒用的東西。那曉得天下無棄物。要偷婦人竟用着他。就帶了這副家伙。爬上梯去。把那板壁一看。還喜得有縫。可尋就先用一把小鏗將橫木之上鏗去二分。使換板下來的時節。沒有障礙。然後用小鏗投入縫中。用力一換。已下來一塊。一連換下三塊。就伸頭過去。一張看見一個婦人坐在馬桶上。小解完之後。未曾繫褲。先蓋馬桶。那馬桶蓋落在地下。伸手

太取未免屈倒纖腰把兩片美豚高、儂起連那半截
陰門也與未央生打個照面未央生在背後看了還不
知可是本人直等得撒上褲子掉過臉來仔細一認正
是當初賞鑒的人未央生要叫他一殺一來怕被人聽
見一來我在暗中他不知我是何人怎麼肯來招接萬
一發作起來反為不便須要設計引他上來張我看見
我面貌不消我忒仰扳他自然來俯就了想了一會忽
然記起他當日遺下一把扇子上面有三首唐詩是他
親筆寫的我如今把板壁開在這邊走下梯去尋出那
挿扇子把上面的詩高聲朗誦他聽了自然會意必上

來張我然後用巧話挑撥他自然一勾便上了算計已
定就下衣箱開了箱子搜尋那把詩扇他在廟上作寓之
時燒香婦女所貽之物甚多不止捕把扇子拾得一件
就收藏一件又怕與別的東西混在一處一時要尋難以
尋起又別作一箱上蓋上寫四個大字取國風上一
句是美人之貽四字以時開了箱子把那些香艷之物
細一揀閱到一把扇子就是他的展開一看上面寫
三首絕句乃唐朝才子李白所作名為清平調是玄宗
與貴妃賞牡丹召他進宮做的未央生不敢造次就念
先把衣冠換得齊整然後打掃喉隴竟像崑腔戲

子唱慢調的一般。逐字哦出韻來。等他好細聽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右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右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 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 右其三

念過一遍。又念一遍。不見响動。就把落款的年月與寫

字之人的姓名。當做曲子裡面的介白一般。也念出來。

要使他聽得明白。又念了幾遍。只見板壁上忽然响了。

一般。又像咳嗽。又像歎氣。未央生知道。他上來了。就對
着扇子埋怨道。為這一把扇子。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
如今扇子在這邊。人在那裡。若還尋得着。不如送還他。
留在這裡。做甚麼。說了這話。只見板壁上有。人應道。扇

子。的主人。現在這裡。丟上來。還我。未央生抬頭看見。故
意吃一驚。道。原來絕世佳人。就在咫尺。枉害了。一向相
思。這等說死不成。了。就把十步梯子。并做五步跨上。去

一見了。面。就樓住。親嘴。香雲問道。你一向在那裡。再不
能見面。如今為甚麼。走到這裡。人家念起我扇上的詩。

來。未央生道。這就是我的寓所。我就是你的緊隣。香雲

道既住在這裡為何一向不曾見你未央生道我是新搬來的香雲道你為甚麼搬到這裡來未央生要買他的歡心就隨機應變想出話來道我搬來的意思都是為你因前日在張仙廟看見尊容心下十分想念見你臨別之時十分顧盼又留下扇子贈我所以丟你不下謀到這裡來往好與你相處的香雲聽了微笑一笑把手在未央生肩上輕輕打一下道你原來這樣有情我錯怪了你家裡還有甚麼人未央生道只有一个小妾是朋友贈我的其餘的賤眷都在故鄉不曾帶來香雲道你未搬來之先如何不到我門前走走使我終日

想你未央生道我起初問你不着不知住在那裡後來訪知下落就搬過來就你了香雲道是幾時搬來的未央生道不上半年只好四五個月了香雲聽見這一句登時變臉就問道既然來了這些日子為甚麼往常不理我未央生見他詞色不好知道露了馬脚又把巧話支吾道一向只說尊夫在家恐怕輕舉妄動貽害于你所以不當不知直到今日方曉得尊夫在館家裡沒有別人絕敢露些顏色不過是謹慎的意思難道敢忘記了你不成香雲聽了冷笑一殺又問道我的扇子可還在麼未央生道緊截在身邊不敢遺失香雲道你拿

來我看未央生聽了。就下本取來把一條汗巾裹住。雙手遞過。本不想香雲接到了。手兩三把扯得粉碎。往自己房裡一丟。遂將汗巾擲還他。道：這樣薄情的人。虧得不曾與你有染。從今以後。兩下開交。下本罷。就念一。走下梯子。眼淚汪汪的哭起來。未央生不知他為着何事。要爬下本。問个明白。又怕被人撞見。只得立在上面看了他哭。正在難處之際。忽然書房門外。芭蕉弄聲。竟像有人走動。未央生怕是艷芳。只得上了板壁。走下梯來。心上猜疑道：這是甚麼原故。又不曾有話。衝撞他為甚麼。使起性來。察他口氣。不過怪我親近遲了。鮑擱半年。

工夫不曾與他作樂。要逼我本請罪的意思。但日間不好。遇本待到晚上。鑽過去問个明白。無論他怪得有理沒理。總是賠他个不是。就完了賬。主意定了。挨到黃昏時候。打發艷芳睡了。來到書房。把門窗緊閉。遂爬上梯。本將日間挨動的板壁。盡教除下。心上想道：他那邊沒有東西。拔脚二丈的高牆。如何跳得下本。欲要叫他一教。他既說了硬話。怎麼肯來接引。誰想香雲口嘴雖硬。心腸還軟。臨睡之時。原開一面之網。在那邊招納他。未央生爬到牆上。伸手過本。一摸只見日間所用的梯子。不曾撤去。依舊放在那邊。若有所待。未央生大喜。就踏

着梯子。悄悄爬下。只見黑洞洞。不辨東西。又悄悄摸到床前。見他不响不動。只道是睡着了。就伸手去揭他。被要把身子鑽進去。那裡曉得香雲。此時也不曾睡着。未央生過來的時節。他明聽見。只因要省些客氣。所以朝裡睡了。只當不知。及至他伸手來揭被。這番客氣。就省不得了。只得轉身來假粧睡夢中驚醒的模樣。叫道：「你是那一個黑地裡面。爬到我床上來。未央生靠着耳朵低低說道：『不是別人。就是日間與你說話的人。知道自家不是。特過來請罪。』」一面說。一面要鑽進被窩。香雲緊裏裏住不放。他進去發作道：「這樣寡情的人。那個

要你請罪。未央生道：「我費盡心機。謀到這邊來親近你。也不叫做寡情了。香雲道：「你那双眼睛好不識貨。怕沒有標致的。同他作樂。希罕我這等醜陋東西。未央生道：「我家裡一妾是朋友贈我的。我不得不受。娘子怎麼吃起醋來。香雲道：「你同自家妻妾作樂。是該當的。我怎麼好吃醋。只是與我一樣的人。你不該先去纏他。把我丟在九霄雲外。若住在遠處也罷了。只隔得一壁。叫也不叫。一聲竟像不相識的一般。這樣寡情的人。還要人理你。未央生道：「娘子這話是從那裡說起。我除了一妾之外。並不曾相處一個婦人。娘子為何謗起我來。香雲道：

我且問你。某日某時，張仙廟裡有_二三個標致婦人，進_一去燒香，有_レ人跪在門外，磕頭。可_レ就是你麼？未央生道：「那日果有_二三個婦人，在廟燒香，彼時我也去求神，見_レ有一陣，在內，恐怕_レ濕雜不雅，所以不好進去，就跪在門外磕頭。我是拜張仙，難道拜那三個婦人不成？」香雲笑道：「何如，自己招出來了？」既_レ然，磕頭是你，還有甚麼辨得你前日躲_レ在張仙背後，偷看婦人，見_レ有少年女子，竟不怕濕雜不雅，直走出來，調戲他，豈有婦人在裡面，反怕濕雜不雅，跪在門外，磕頭之理？這樣濕話，騙三歲孩子，也不信。反要來騙我，未央生聽了，知道掩飾不_レ過，只得吐露真

情，好套出那三個婦人的下落，就對他笑一笑，道：「不瞞娘子說，我_レ那日，磕頭一年，謂_レ神一年，為婦人，但不知娘子坐在家裡，怎麼曉得這事？」是_レ那個對你說的？香雲道：「我自_レ有千里眼，順風耳，何須要人說得？」未央生道：「娘子既曉得這事，必曉得那三個婦人住在那裡？」叫甚麼名字？丈夫叫甚麼名字？索性求娘子說_レ個明白。香雲道：「你同他相處半年，怕不曉得？」反來問我。未央生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自_レ從一見之後，就不曾再見。怎說與他相處半年？這冤情，教我那裡去伸訴？香雲道：「你既然不曾與他相處，為甚麼半年之中，不見我一面？」分明是他們

教你不要理我。我難道不曉得。未央生道：屈天屈地，何曾有一些影响。娘子若不信，待我對天發誓。我若與三個婦人有一毫子染，天雷立即打死。香雲見他發的誓，愿疑心也釋了一半。就說道：既是這等你的罪，還可原。未央生道：如今我說明了，求娘子揭開被窩，放我進來。睡罷。香雲道：我的面貌不如那三個婦人，生得標致，你還太尋標致的。睡不要來纏我。未央生道：娘子又太謙了。怎見得你的面貌不如那三個。香雲道：你的眼力自然不差。畢竟是他標致，你不肯跪下磕頭。未央生道：那磕頭的事，不過是興之所至，偶然做出来，何曾有甚麼

成見。據娘子這等說是怪我磕他的頭，不曾磕你的頭。所以這等牢騷不平。我如今加上利錢，多磕些頭補還前日的欠帳，就是了。說完，遂跪在床前，一連磕了幾十個响頭。把床都振動。香雲纔伸手下來，扶他上床。未央生脫了衣服，鑽進被窩。那陽物就與陰戶湊着，竟像輕車熟路，走過幾次的一般。想來是初交之際，彼狀情濃，又被客氣的話，耽擱了。一會到此時，所以我要湊他。也要湊我兩件東西，自然傾蓋如故。未央生湊着之後，就把陽物直抵牝中，是要借些疼意好。然陰中之痒，香雲欲圖快活，所以耐着艱難，任他抵塞。未央生見他承

受得起就放出本事同他對墨起先幾十提。裡面倒還
滑溜到半百之後。漸有些濡滯起來。香雲抵當不住。
就問道我往常與自家男人幹事都是先難後易。為甚
麼今日不同。反先易後難。起來未央生道。我的陽物與
人不同。有兩椿異樣。第一椿是先小後大。起初像一塊
乾糰。一入牝戶就漸大起來。竟像是浸得脹的一般。
第二椿是先冷後熱。就像一塊火石。擦磨幾下。漸熱
起來。就像有火星要爆出的。一般。只因有這兩椿好處。
所以不敢埋沒。要來親近娘子。求你賞鑒的意思。香雲
道。不信你身上有這樣寶貝。只怕是哄人的話。就作是

真的。怎麼這等艱難起來。未央生道。如今牝內乾燥不
過。所以艱難。少刻有些淨水浸潤他。自然不像這等了。
香雲道。這等待我熬住了。疼任你狠弄一陣。弄些溜水
出來。省得裡面乾澁。未央生听了。就把雙腳駕在肩上。
緊抽送不上。數十下。那陰戶也滑起來。陽物也熱起
來。滑則不覺其疼。熱則愈見其樂。香雲道。真个你方纔
的話。不是哄我。如今快活了。未央生就乘勢愈加狠
弄。一邊使他的歡心。一邊套你的口氣。道。心肝。我這話
不哄你。可見別樣的話。也不是哄你。可把那三個婦
人的話對我說。何妨。香雲道。只要你真心待我。自

然會對你說何須這等着忙。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就把他的舌頭緊含在口裡再不說話。一味唾幹。足足抽了十二更天。只見香雲手足冰冷。一連丟了三次。就說道：「心肝。我的精神單薄。再經不得搗搗了。接着我睡罷。未央生聽了。爬下身來。搂住同睡。的時節。覺得一陣異香。與那日初會時聞見的一樣。就問道：「你平日薰衣服的是甚麼香。這等可愛。」香雲道：「我平日並不薰香。你在那裡聞得。」未央生道：「那日相見的時節。你在我面前走過。就有陣香氣。今日睡在床上。也是如此。你平日若不薰香。這一種氣味。是那裡來的。」香雲道：「這是我皮

肉裡面透出來氣味。未央生道：「不信。皮肉裡面有這樣好氣味。若是這等你的皮肉。也是一件寶貝了。」香雲道：「我平生也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個婦人不同。當初父母生我時。臨盆之際。有一朵紅雲飛進房來。覺得有一陣香氣。及至生下我來。雲便散了。這種香氣再不散。常在我身上聞出來。所以取名叫做香雲。若坐下了不動。還不十分覺察。但是勞碌之後。有些汗出。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不但別人聞得出。連自家也聞得出。我有這件好處。也不敢埋沒。前日廟中與你相逼見你生得標致。故把扇子贈你。又把這種氣味與你賞

鑒要你尋到我家來誰想你不來直到今日方了得心
 愿未央生聽了就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聞沒有一個
 毛孔不有香氣方纔曉得絕世佳人不是眼睛相得出
 的就把他緊一摟住一連叫了幾十個心肝香雲道我
 身上的香氣你都聞到了還有一處的香氣更比身上
 不同索性與你賞鑒未央生道在那一處香雲把一隻
 手捏着未央生的指頭朝陰戶裡面點一點道此中的
 氣味更自不同你若不嫌褻瀆也太聞一聞看未央生
 縮下身子太把鼻孔對着陰門嗅了幾嗅就爬上來道
 真寶貝真寶貝我如今沒得說竟死在你身上罷說了

這話又把身子縮下太扒開那件寶貝就用舌頭銜將
 他起來香雲道這怎麼使得還不快整上來一面說一
 面太扯他越扯得急未央生越銜得慌把一根三寸長
 的舌頭竟做了幹事的陽物在裡面一抽一送一來一
 往與交媾無異一見有淫水流流出就吸在口裡吞下肚
 太直銜得他丟了連陰精都吃下太方纔爬上來吐香
 雲緊一抱住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愛我如今沒
 得說也死在你身上罷了未央生道照我看來你這樣
 佳人如今世上沒有第二個了。你既有這件寶貝你的
 丈夫為甚麼不回來受用終日睡在外邊使你孤眠獨

宿香雲道他心上也受用只是力量不濟所以借處
館的名色在外面躲避差徭未央生道我聞他還是中
年的人怎麼就這等不濟香雲道他少年時也是個風
流子弟極喜偷良家女子日夜淫樂斷喪太過到中年
就沒用了未央生道他少年時的力量比我如何香雲
道做事的技倆雖然差不少那有這兩樁好處未央
生道我這件東西與你這件東西皆是世上沒有的如
今兩件寶貝湊在一處切不可使他分開從今以後夜
夜要過來同你睡了香雲道你是有家小的人怎能夜
夜過來只不要像前日的寡情也就勾了未央生道不

知是那个多嘴的人到你面前來學舌使我抱了不白
之冤到這個時候還說我寡情我若知道那學舌的人
定要與他狠做一出香雲道我老實對你說學舌的不
是別个就是那三位佳人未央生道這又奇了這話若
是別人說他也該沒趣難道自己不怕面腆竟告訴起
人來香雲道不瞞你說我與三位佳人是姻門之親兩
个年紀小的我叫他妹子一个年紀大的我叫他姑娘
两个妹子更與我心投意合竟像同胞的一般我有心
事對他講他有隱情也對我說我那日燒香回來見了
两个就把你生得標致偷眼看我也愛你去下扇子

的話盡情告訴他。他兩個道：「既然他愛你，又愛他，少不得有個尋來的日子。看你怎麼樣打發他。我心上也料你要尋來，立在門前等。你十來日，再不見一毫踪影。後來他兩個燒香回來，遇見我，就問我道：「你那日看見的人，是怎麼面貌怎樣打扮？我就把你面孔衣服對他說。他兩個道：「這等說你心上的人，我今日也見過了。又問我：「他既然愛你，那一日可曾對你磕頭？否？我說：「他愛我，只好在心上。那有在眾人面前磕頭之理？他見我，說這話，就不作聲。只是笑，像個得意之貌。我疑心起來。再三盤問他，方纔把你磕頭的話細細告我。一面笑一

面說：「儼然有個驕人之貌。我一連沒趣了幾日，心上想道：「我與他一般是初見之人，你為甚麼見我就避嫌疑，借也不唱一個見？他就瘋癲起來。一些嫌疑不避，竟蹣起頭來。可見我的面貌不如他，你就要尋也。去尋他，必不來尋我。往常我與他是極好的姊妹，為這事竟有些恨他起來。所以今日共你相會，見說來了，半年直到如今，方纔理我一馬，得不疑。後見你發誓起來，方纔知道沒有此事。這些戲文，都是你蹣頭蹣出來的。請問你該做不該做？未央生道：「原來如此也。難怪你不怨恨，但兩個既是你令妹，也只當是我的小姨了。你肯使我見

他一面別的事不想得。只等我叫他幾聲姨娘使他知
 我們兩個有了私情。他起先把謔頭的話來驕你待我
 替你把不但謔頭。又且相與的話太驕他。你心上何如
 香雲道。這也不消。我與兩個不但是姊妹。又且同盟原
 說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他以前既不曾有背我。如今
 怎麼反背他。我意欲要別你。太與他相會使他兩個也
 知道天地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鑒賞鑒。只是我也
 要與你斷過。你得了他們之後。不可改變心腸。要像今
 夜這等愛我方纔使得你改變不改變也要發個誓來
 未央生聽了。不覺手舞足蹈。一個筋斗就翻下床來對

了天地以前所發的誓。更加狠毒發完之後。又爬上
 床去。從新幹起。當做央媒一般。及幹到事完之後。交頸
 而睡。到天明起來。香雲打發未央生。依舊從梯上過
 太自此以後。兩個日。見面夜。同床。但不知兩位小
 姨何日到手。今且暫停下面。兩回另叙別事。少不得兩
 齣戲文之後。又是正生上臺也。

評曰。我觀肉蒲團之奇。未有奇于此回者。初看香雲
 使性一段。使人張瞪眼。莫知所自。及至看到末幅。
 始知從前一段。乃理之當然。非作意也。香雲未經
 相與之先。便吃無影之醋。既同枕席之後。必拈有

理之酸。以婦人之常情也。後來不怪不妬。而且以月老自居。使一段奇緣。一時畢集。觀者至此。雖有急事。亦不暇理。凡看未央生如何得意也。

第十三回

破釜焚舟除隱恨。臥薪嘗膽復哀讐。

却說權老實自從賣妻之後。憤恨不過。且無顏見人就。把生意不做。歇了終日。悶坐在家。拷問那十二歲了環。說他與那長大漢子。是幾時睡起。還有甚麼人替他往來做事了。環起先怕主母利害。不敢多嘴。如今見主母賣去料。沒有回來。就把某時睡起。某時絕住。連對門醜。

婦過來同睡的話。盡情說出。又說與他同睡的不是那一個。大漢另是一個標致後生。那大漢子反是替他做事的。權老聽了這話。愈加憤恨。後來艷芳歸了。未央生有人傳說過來。權老實方纔得了真情。就去查訪未央生的來歷。知道不是本處人家。中現有妻子。這是娶去做的。妾的。權老寔想道。若是賽崑崙自己做事。我這冤仇也。不要想報。只好忍過一世。到陰司地府之中。與他算帳罷了。如今玄騙之人。既不是他。找這冤仇如何。不報。若要與他告狀。他有賽崑崙幫助。不怕沒有銀子用。如今官府那個不聽分上的。他若央了人情。我的官司就要。

輸與他了。我想起來，告他也無益，不如走到他故鄉，訪着他的住處，千方百討，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了幾次，方纔遂我的心。他淫我妻，我淫他妻，這纔叫做冤報冤，仇報仇，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搭事，痛快。主意定了，就把那十一歲的丫環與一應家伙物件都變賣出銀子來，連那一百二十兩財禮與平日販絲的本錢都收拾了，別了鄉鄰，破釜焚舟而去。不一日到了地頭，就在飯店中歇下。次日去訪未央生的住居，與他家裡的動靜，訪了半日，方纔曉得車休難做，心下十分憂慮，起先只說別人家的閨門與自己的一樣。

男子在家的時節，自然嚴緊，男子出去之後，就像門上少了關，可以借托事端，直進直出了。那裡曉得讀書的人家，比做生意不同，不是三黨親戚及至交朋友，即若不許跨進門檻，他個人家又比別個讀書的不同，就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也不許跨進門檻。心上躊躇道：這等看來，那椿心事多，應做不來了。只是既然奉了狀念，無論成與不成，也要盡心竭力去做。一做若萬萬做不來，就是天意了。難道千鄉萬水來到這裡，就被鉄扉二字嚇了不成。主意定了，就要到他前後左右賃間房子住下。早晚之間，好看機會行事。誰想他住的所

在是孤別一個宅子。四面都是空地。那裡有個房子。可以賃得權老實相了一遍。知道這事難做。只得走回寓處。走不上四五十步。只見他宅子旁邊有一株大樹。上卦了一個木牌。上寫了八個大字。權老實近前一看見上面寫道。荒園召墾。初種免租。權老實看了。又把大樹周圍相了一遍。只見野草連天。一望無際。心上想道。字上所說的荒園。想就是這空地了。不知是甚麼人家的。既有荒園。畢竟也有間房子。與人住了。絕好鋤種。我就去租來。住在近邊。終日以鋤地為名。好看他家的動靜。就走到附近之處。去問人道。這荒園的業主

是那一個。可有間房子。租與種園的人。居住麼。那人道。荒園的業主。叫做鉄靠道人。就住在那。另房子裡。面只有園沒有屋。是要種園之人。別尋房子住的。權老實道。我要替他開墾。但不知他做人何如。那人搖頭道。是難相遇的。若好相遇的。也有人開墾。不到如今了。權老實道。怎是得他難相遇。那人道。開荒的舊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肯免一年。到第二年。就要交納。這也罷了。他平日做人。酸蓄不過。拚不得飯食養人。一個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只當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要做去。叫又沒有工錢。三年前頭。也有人開墾過了。只因被他

差使不過只得去了不種所以荒到如今權老實聽了
歡喜不過肚裡思量道我所慮者是不能勾進門只要
進得門去就有三分机括了別人怕差使我巴不得求
他差使別人要工錢我巴不得沒有工錢正要使他用
我總有妙處只恐他女婿回來識破机關就不妙了我
今須要另換一個姓名他與我不曾見面就回來也認
我不出的亦不至被他識破了算計已定就改姓為朱
名字教做遂心他原為報仇而來取來到即遂心之意
做小說的仍稱他為權老實省得人看花了眼改名之
後就寫了一張租約走去伺候知道他家的門是從來

敲不開的只得坐在門外死等等了一日不見有人出
來回到寓處宿了到次日又去恰好鉄扉道人立在門
前買豆腐店心老實見他相貌端嚴就知是本人走上
的深一作揖問道鉄扉道人莫非就是尊號麼道人道
正是你問我怎的權老實道聞得府上有一片荒園名
久開墾小人因沒有生意要替府上租來種作道人道
開荒的事不是無力之人與懶惰之人做得來的你平
日方作如何權老實道小人平日是吃苦慣的氣力也
將就去得府上若不信得我權做幾時苦還開墾不來
再換佃戶就是了道人道這等我家沒有房子你在那

裡居住。權老實道：「這個不難，小人又沒有妻小，不過單身一人，待我自出工本，搭一間草舍，起來就可以住得。」道人道：「也好，你太寫租契來。」權老實已寫在身邊，就把租約遞過去。道人見他形骸粗笨，知道自個褻漢，不但園地開種得來，連家裡的長工也當得過了。就收了租約，隨他自備工本，來搭草舍。權老實就太買幾根木料，幾担稻草，叫一兩個泥工木作，不上半日，就搭起來。雖是茅屋草舍，也覺得煥然一新。又把種園墾地的家伙，辦得整齊。每日清晨起來，就去鋤茅掘土，要使主人看見，知道他勤謹好，畝青看顏的意思。鐵扉道人有一間

小閣，恰好對着荒園，行起坐卧，都在這閣上。他平日起得極早，誰想權老實又早似他，不曾下床。權老實已鋤過許多地了，道人看見不住的喝采，自己家裡有費力的生活，就央他太做。權老實竭力奉承，替他做事，不但不要工錢，連飯也不敢吃飽。心上想道：「他的女兒，不知怎麼樣奇醜，所以丈夫厭惡他，離鄉撇井，太偷女色。我是睡過好婦人的，萬一勾引他上場，看了那奇酸面貌，這根陽物不舉，不肯替我報仇，奈何？」及看見一個絕美婦人，心上雖然歡喜，還不知是與不是。後來見他了，環都叫小姐，方纔曉得就是此人。心上又想道：「這樣妻

子也。睡得過了。為甚麼太在家中去占別人妻子。從以後。忍心耐性。只圖報仇。見他家裡。閨門嚴肅。愈加勤謹。不敢露一毫窺伺之容。在玉香面前。走過頭也不抬。殺也不則。竟像個誠實的人。一連過了幾個月。道人見他又勤謹。又老實。又不貪嘴。心上愛他。不過因想道。前日女壻臨行。曾留下幾兩銀子。教我討一個薪水之僕。我看見別人的管家。好吃懶做的。多。心。得力的。少。所以不敢輕討。若像怎樣的。人。討他一個。也未為不是。我想此人窮无依倚。或者肯賣身為僕。也不可。知。只是。一個漢子。討在家中。有兩搭。不便。一。來。怕他。沒有牽絆。要

偷物件逃走。一。來。男女混雜。那裡防閑得許多。我想他若肯賣身。就把一個了。環配他。有妻子。繫住了身。自然不想逃走。就是出入之間。有妻子。防閑他。別樣的事。也可以不消慮了。主意定了一日。走去看他。鋤地。就問道。你這等克勤克苦。論理。就該做起人家。來了。為甚麼家小。也不討一房。推老實道。自古道。智養千口。力養一身。靠力。養活的人。餬得口。來。也就勾了。那裡能勾討家小。道人道。人生一世。妻子兒女。都是少不得的。你自家既不能娶親。何不投靠一分人家。有現成女子。配他。一個。生得兒女。出來。百年之後。也有個燒錢化紙的人。多。

少是好。推老實聽了。知道他有收納之心。就將計就計。答道。我想投靠人家也是難事。一來怕主人不知甘苦。終日替他做馬牛。他不為功勞。又要打罵。二來怕同伴裏面不能相容。他不肯替主人出力。見我赤胆忠心。就怕形他短處。出來反要主人面前離間。使我不能勾安身。我常見鄉宦人家。有這情弊。所以不敢去投靠。道人道。那鄉宦人家。僕從甚多。上下之間。情意不洽。所以有這情弊。若是不大不小的。人家手下的好惡。主人就看得出。況且同伴甚少。有甚麼相容不得。譬如人家像我這模樣。一進了門。又有妻子配你。肯去不肯去。權

老寔道。這是極好的。有甚麼不肯去。道人道。老實對你說。我家少一個使喚的人。今見你勤謹老實。心上要留你。所以問你這些話。你若果然情愿。就寫一張身契。進來。要幾兩身價。先對我說。待我好設處進門之日。我就把了環配你。意下何如。老實道。若得如此。我明日就送身契進來。只是小人平日慾心極淡。妻子有也得。沒也得。不十分思想。欲把了環配我。且從容些待我做車。幾年。到精力衰倦的時節。把來配我。也不為遲。如今這樣年紀。正要替主人出力。何苦把精神氣力。被婦人消耗了去。至今身價二字。一發不消提起。我是自己賣

身的。又沒有父母兄弟。身價把與那一個。只要自己有得穿有得吃。就是了。要銀子何用。只是文契上不寫身價。怎麼叫做賣身。只好在紙上隨意寫出多少銀子。就是其實一分一文都不消。主人破費。道人聽了。不覺歡喜道。聽你這些話。可見你是個忠義之僕。只是兩件之中。只好辭一件。身價不領。或者留在我身邊。待後來做衣服穿。這還使得。若說不要妻子。那就成不得了。從來賣身的人。只為得一房老小。要圖些夫婦之樂。你為甚麼不要。身價既不領。妻子又不受。只當是個毫無干涉的人。我怎麼好取留你。權老寔道。既然主人怕我心性

不常。後來要去。故把妻子配我。使我沒有二心的。但我不是那樣惡人。今既不放心。我承受了。就是兩個說明白了。權老寔不爭。第二日。當晚就寫身契。送太道人。也不爭。第二日。當晚就把了環配他。從以後。道人把草舍折了。教他在家里宿歇。起先喚他來。遂心如令。把來字削去。單喚遂心配他的。了環叫做如意。眼見報仇之事。有了八分如意之名。又增一遂心之兆矣。

評曰。妙在以粗笨真率之權老寔。而能委曲紆回。鑽入鉄扉之中。為司馬相如之韻事。又妙在鉄扉道人。于將來之事。節慮到。究竟入權老寔計中。為

卓王孫之後身。女心思路亦可謂奇之極。曲之至矣。

第十四回

閉戶說歡娛，隔牆有耳。禁人觀沐浴，此地無銀。却說權老實未賣身之前，那玉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搃因筆墨不開，不曾叙得。如今方纔說起，他當初正在得趣之時，被个狠心父親把丈夫趕出，去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知味的人斷了暈，就是三五夜也熬不過。何況今年隔歲守起，活寡來，是在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春宮冊子摆在面前觀看，誰想越看越不禁止，那

段淫慾之心，從此以後，就把春宮冊子放過一邊，尋幾種閒書出來消愁解悶。看官你道他當以之時，要消愁解悶，是甚麼書好擺在下看起來？別種閒書皆不中用，惟有他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如列女傳、女孝經之類，極是對料。若肯拿來一看，豈但消愁解悶，就是活寡也守得來，死寡也守得住。怎奈計不出，以反把丈夫所買之書取出觀玩。那丈夫所買之書，都是淫詞褻語，如痴婆子傳、綉榻野史、如意君傳之類，盡數翻出來細看。只見那書上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不是論，万就是論，千說男子的陽物，不是贊他極大，就是誇他極長，甚至

有頭如蝸牛。身如剝兔。掛斗粟而不垂的。心上想道。我不信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大不過兩指。幹事的時節。極多不過一二百提。就要洩了。何曾有上千。自古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些百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來的。那有這等異事。疑了一會。又想道。天下甚大。男子甚多。裡面奇怪。何所不為。焉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個男子。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又把這話疑了。又信。聯日爬起來。女工針指。一些不做。只把這幾種

閒書做對頭。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好等丈夫回來。一齊發洩。誰想等到後面。一毫音信也沒有。不由他不怨恨起來。心上想道。我前世不修。嫁着這樣狠心男子。成性不上。數月。一太倒丟了幾年。料他那樣好色的人。再沒有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他既走得邪路。我也開得後門。就與別個男子相處。也不為過。只可惜。嚴緊。沒有男子見面。想到那個地步。就把怨恨丈夫的心。遷怒到父親身上。已不得早些死了。好等男子進來。反至者見。權老實。就像餓鷹見雞。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起先做工的時節。雖有以

心。一來見他老實。相見之際。頭也不好。突然俯就。他二來日間進來。夜間出去。就要俯就。他亦無其時。後來聽見他要賣身。心中甚喜。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肯放過他。不料父親把如意配他。見他兩個拜堂之後。双双進房。心上就吃起醋。伺候父親睡了。就悄悄走去。听他幹事。推老實的陽物甚大。如意雖有二十多歲。只因丰人至誠。不曾偷摸過他。所以還是一個處子。那裡能經得絕大東西。叫喊之聲。啼哭之狀。自然驚天動地。連窺听之人都要替他疼痛起來。推老實見他承受不起。只得草完事。玉香立了一會。听不出好處。也自進房。

睡了。到第二三夜。又太補。听也還只見其苦。不見其樂。直听到三夜之後。也自推老實的本事。該當出現。以前幾夜都是吹滅了燈。然後睡的。獨有這一晚。燈也不吹。帳子也不放。未曾動手之先。把一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住的陽物。教如意捏在手中。摩弄了一會。方纔插入陰戶。坎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撞大了。不像以前緊澁。推老實就放出本領來。抽送的度数。竟與書上一般。不到數千。不肯住手。如意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那些呼喚之聲。又不覺驚天動地。以前替他疼痛之人。如今又替他快活起來。看出來的淫水。比弄出來的淫水更多。

從此以後。平香的心已注在權老實身上。權老實自進門之後。也不老實遇見平香。不住把眼睛偷觀。平香若有笑面。他也把笑面相承。一日平香在房裡洗浴。他從門外走過。無心中咳嗽一聲。平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肌膚好。動搖興。故意說道。我在這邊洗澡。外面是那。下個不要進來。權老實知道這話。是以處無銀之意。就不敢拂他的感情。把帟窗濕破一塊。靠在面上。張着。平香看見窗外有人。知道是了。就把兩個肉峰。一張牝戶。正正的對着窗子。好等他細看。還怕要緊的本處。浸在水裡。看不分明。又把身子。睡到兩脚扒開。現出個正面。

使他一覽無遺。睡了一會。就坐起身來。兩手捧住牝戶。自己着了長嘆。一做。做個技癢。難搔無可奈何的意思。權老實看了。知道這婦人淫也淫到極處。熬也熬到苦處。我若肯進去。決不拒客了。直把房門一推。直闖進去。跪在玉香面前道。奴輩該死。就爬起身來。把他接住。玉香故意吃驚道。你為何這般胆大。權老實道。小人賣身之意。原是要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還要。在沒人去處。訴出哀情。待小姐許了。總敢放肆。不想今日看見千金之体。生得嬌嫩。熬不住了。只得進來。冒瀆求小姐救命。玉香道。據你的意思。要怎樣。難道浴盆裡面好。幹甚。麼。

事休不成。權老實道：「小人也知道這個所在，與這個時
候，不是幹得事的。只求小姐，恩允過了。待我夜間來服
事，就是。」玉香道：「你夜間與如意同睡，他怎肯放你來權
老實道：「他是極貪睡的。夜間幹事之後，直睡到天明方
醒。我今夜瞞了他來，他那裡知道。」玉香道：「這等依你就
是。」權老實見他允了，就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又親了
兩個嘴，約今夜開門等我。方纔出去，以時天色已晚，玉
香揩乾了身子，衣服也不穿，夜飯也不吃，就爬上床去。
要先睡一覺，養精神好，同他幹事。誰想再睡不着，推
到二更初，聽見房門响，知道是他進來，就低低叫道：「遂

心哥，你來麼？」權老實也低低應道：「小姐，我來了。」玉香怕
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忙爬下來，接引就牽他上床。
說道：「心肝，你的東西，我看見過了。以別人的不同，我承
受不起。求你從容些。」權老實道：「千金之体，我怎敢唐突
口。雖說這話，心內還疑他麼？」假意粧嬌，豈有偷婦人的
男子，沒有絕大本錢，使自家妻子，還怕疼痛之理。就把
陽物對着牝戶，唐突起來。玉香忍不過，就惱起來，道：「我
分付你從容些，你怎又這等急遽？」權老實見抵不進，
去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就陪個小心，道：「不瞞小姐，
說我不曾見過標致婦人。今遇小姐，心上愛你不過，巴

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所以用力太重得罪了小姐。如今待我将功折罪就是了。遂把陽物提起在他陰戶西旁。東挨西擦。不敢入室。竟在腿縫之中。弄送起來。你道他是甚意思。原來是个疏石引泉之法。天下最滑之物。莫過于滌水。是天生地設。要使他滋陰戶。潤陽物的東西。唾沫雖好。那裡趕得他上幾用。唾沫者。皆是男子性急等。不得滌水出來。所以把口中之物。納入陰中。用那假借之法。究竟別洞之水。不若本源之水。滑溜容易入口。權老實起先也。不知有此法。只因初娶艷芳之時。陽大陰小。不能入。虧得艷芳搜索枯腸。想出這種法。

來把極難之事。算得極易。如今玉香的陰戶與艷芳昔日。的陰戶。寬窄相同。推老實忽然記起舊事。所以仍用此法。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替陰戶摩肩擦背。使他裡面痒不過。自然有滌水出來。滌水下來。如淺灘上的車船。得了春漲。一到自然一息千里。連篙櫓之工。都可以不費了。玉香見他把腿縫認做陰戶。就笑道。你們走錯了路。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推老實道。一毫也不錯。我還你快活。就是弄送了一會。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起來知道滌水已至。又怕太滑。抵不着陰門。要溜到別處。去就拿住玉香的手。把陽物交與他。道起先果然弄

錯了。如今摸不着真穴。求你自家點一點。玉香就疊起
陰戶。把陽物。湊在陰戶口。吩咐道。如今是了。你自己用
力。挿進。推老實。挺起陽物。一直挿進。每抽一次。送進一
二分。再抽二十餘抽。那根八寸多長的陽物。不知不覺
已盡。根進去了。玉香見他。幹法在行。愈加愛惜。就緊
摻住。道。心肝。你是初近女色的人。怎麼就這等知情識
趣。我今愛殺你了。推老實任事之初。得了這篇獎語。自
然不肯偷安。把抽送之法。不猛不寬。不緩不急的。做
做到後面。竟使他一辭莫贊。連獎語都做不出來。方纔
住手。玉香不曾嘗這樣滋味。十分歡喜。自此以後。夜

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着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
底。索性對他說過。明白的往來。玉香怕如意吃醋。
尽心奉承他。名為主婢。寔同大小。或是一人一夜。或是
一人半夜。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在推老實的。初
意原為報仇而來。指望弄上了手。睡幾個月。即便抽身。
不可被婦人戀住。誰想寬孽之事。難以閃交。當初與
芳睡了幾年。不見生子。如今與玉香一幹。就成孕。起
先還不覺。及至三月後。害起喜來。方纔知道。千方百計。
尋藥來打胎。再打不下。玉香對他哭道。我這條性命。送
在你身上了。你曉得我父親嚴法。一句話講錯。尚且要

打罵肯容我做這惡事。明日知道我少不得是一死。不知預先死了。還省得陶氣說罷。就要上吊起來。推老實再三苦勸。玉香道。你若要我死。除非領我逃走。到一他鄉外國。一來免了後患。二來好做長遠夫妻。三來肚裡生出來。是男是女。總是你的骨血也。省得淹死了他。你心下何如。推老實見他說得有理。就要瞞着如意做事。恐怕他預先知。竟要說出來。只得与他商量定了。把隨身衣服捆好。等鐵扉道人睡熟了。開了大門。一齊逃走。但不知他走到何方。後來怎生結果。看到十八回。纔知下落。

許曰。有人看到此回。疑欽扉道人是个善士。不該有淫奔之女。天公即欲懲奸。獨不欲勸善乎。余曰。不然。此等報應。正是天公不認處。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豁刻太甚。且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干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安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來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為君子者。可不慎乎。

第十五回

同盟義議通霄樂 姊妹平分一夜歡

權老实報仇的因果。按下漫表。如今且把未央生得意之事。暢說一番。自這一夜。接住香雲。細談往事。知道那三個美婦。都是他一家。兩個少年的。又分外心投意合。只因話長夜短。兩個又要幹事。竟不曾問那三個婦人。是何姓名。三個丈夫。是何別號。家住在那里。直到第二夜。過太方。總補問。香雲道。我叫他姑娘的是。花朝日生的名字。叫做花晨。我們叫他晨姑。丈夫死過十年了。他心上要嫁。只因生下個遺腹子。累住了身。不好嫁得。所以守寡。我叫他妹子。那兩個是他嫡親姪婦。大的叫做瑞珠。小的叫做瑞玉。瑞珠的丈夫。號卧雲生。瑞玉的丈

夫。號倚雲生。兩個是胞兄弟。他三分家門戶。雖然各別。裡面其實相通。只有我這一步。隔得幾家門面。總來都在這條巷內。未央生听了。愈加歡喜。又記起賽崑崙前日之言。說兩個富貴女子。就是此人。可見賊眼与色眼一樣。同是一絲不漏的。就問香雲道。昨日蒙你感情。把兩位令妹。許我。但不知何時。總許我相會。香雲道。再過三五日。我就要過太。可以引你太相會。只是一件。我下太之後。就不回來。這張床。不是我們作樂之處了。未央生吃了一驚。道。這是甚底原故。你可明白。說來。香雲道。因我家丈夫。在他家處館。那兄弟兩個。是我丈夫的學

生。文理都不齊怕做秀才要歲考。两个一齊緣了。例目下要進京坐監。他两个是不得離先生。少不得我家丈夫。要同他進本。他怕我没人照管。要接到他家。等我姊妹三个一同居住。這數日之內。就要起身。所以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不好約你到那邊相會了。未央生听了。一發喜上加喜。想三个男子一齊。開本三个婦人一齊撮合。可以肆意宣淫了。果然數日之後。師徒三个一齊起身。起身之日。就把香雲接本。香雲與未央生两个正相與到好處。那裡離得長久。少不得一見之後。就要透露出來。好商量定了。領他來幹事。次日香雲對瑞珠瑞

玉問道。你两个可曾再到廟裡去燒香。瑞玉先答道。燒過一次就罷了。難道只管去燒。香雲道。有那樣標致男人。踏你的頭。就三五日去燒一次。也不為過。瑞珠道。香到要去燒。只是沒有扇子。送他香雲道。賢妹不要笑我。我的扇子。固然折本。就是你們两个。雖受他。踏頭也。不曾見他。跟你們回來。哄你害。相思罷了。瑞玉道。我們姊妹兩人。說起這事。也解說不出為甚麼。那个男人。這等席頭蛇尾。若照那樣。顛狂起來。就像等不得第二日。當晚就要跟來的一般。及至等到後面。一些踪影也。沒有。既然這等寡情。何不省了。那幾個頭。不踏也罷。香

雲道我聞得人說他終日在那邊思想只是尋你們不
 着無可奈何了瑞珠道我两个他未必思想只怕對了
 那把扇子睹物思人要害起相思病來香雲道扇子的
 相思他倒果然害過不是假話如今倒勾過帳了只是
 盪頭的相思害得沈重一時醫他不好將來害死只怕
 要你們償命瑞珠瑞玉見他這話可疑就下齊相到臉
 上看他顏色何如香雲下面說下面笑也做出下種驕
 人的光景两个下齊道看你這樣得意莫非上了牛痘
 香雲道也差不多偏背你們二位与他勾帳過了两个
 聽見這話就像科場後不中的舉子遇着新貴人一般

又慚愧又慚慕硬陪个笑臉道這等恭喜添了个得意
 的新姐夫我不曾賀你如今新姐夫在那裡可肯借我
 假着个底香雲故意作難道你們都是見面過了何須
 再要見瑞玉道當初是道路之人他便盪頭我不好回
 禮如今是至親了何妨再會待我們回他个禮叫教姐
 夫替他親熱也是好的香雲道要見有何難我就去叫
 他來只怕他下見了面要像前日盪頭的光景瘋顛起
 來得罪了二位賢妹不成体統瑞玉道他起先少人拘
 管所以輕舉妄動如今有你這個吃醋的人立在面前
 他怎麼敢放肆瑞珠對了瑞玉道你這些話都是枉說

的。他心上的人。怎敢捨得把與別人見面。當初結盟的話。雖說有福同受。有福同享。如今那裡依得許多。只是求他不要追吃以前的醋。把磕頭的話置之不問。也就好了。怎麼還想別樣的事。香雲听了。知道他發急了。就認真道。你不要發急。我若是要獨自受用。不與你們同樂。只消住在家中。不肯過來。日夜同他快活就是了。何須帶自己的醋到別人家吃。起來我今肯對你們說。可見不是惡意了。如今要從公酌議。定一個規矩。使見面之後。大家沒有爭競。我就叫他進來。同你們相會。瑞珠道。若肯如此。也不枉結拜一場。就求你立一個規矩。我們

遵依就是了。香雲道。我與他相處在你們之先。論起理來。就該有個妻妾之分。大小之別。凡事要占便宜。得與你是相好的姊妹。不好這等論得。只是序齒罷了。凡日間夜間取樂。總要自大而小。從長而幼。不許越位。就幾言語之間。也要留些餘地。不可以少年之所長。形老成之所短。使他有後來居上之評。不可以新交之太密。使舊好之漸疎。使我有前魚見棄之恨。若依得這些話。自然情投意合。你們肯依不肯。依瑞珠瑞玉齊答道。這議論甚是公道。只怕你不肯。我們有甚麼不依。香雲道。這等待我寫字喚他來。就取出一幅花箋。寫出兩句詩。

道。

天台諸女伴。 相約待劉郎。

寫了這兩句。就把箋折做幾折。要放進筆筒裡。瑞玉道。為甚麼。只寫兩句。這詩叫做甚麼。休瑞珠道。我曉得雲姐的。主意是捨不得他。搜索枯腸。留後兩句。待他續來。省得再寫。回貼的意思。你也忒煞愛他了。香雲笑一笑。把詩封好。交與了鬟。分付拿到自己房裡。從板壁縫中。去過去。討了。回字轉來了。鬟去後。瑞珠問道。你是怎麼。法引他到家裡來。如今。日。過幾夜了。香雲就把他住在。隔壁。如何相會。共睡幾夜。細說一遍。瑞玉道。他的本事。

何如。香雲道。若說起本事。竟要使人愛殺。你們兩個。只知他的面貌。標致。那裡曉得他的本錢。是一件。至寶。從來婦人。不但不曾見過。連聞也不曾聞過。瑞珠瑞玉。听了。一發要問。就像未考的童生。遇着考過的朋友。扯住。問題目一般。是大是小。是長是搭。出經不出經。給燭不給燭。件件要問。到彼時。正在吃飯之後。碗碟未收。香雲見他問多少。長就拈一根筋。道有如此。筋見他問多少。大就拿一個茶鍾。道有如此。鍾見他問。堅硬何如。就指着。一碗豆腐。道有如此。腐瑞珠瑞玉。笑道。這等是極軟的了。既然如就要他長大。何用。香雲道。不然。天下極硬。

懸下

之物莫過于豆腐更比銅鉄不同銅鉄雖然堅硬一見
 欠就軟了只有豆腐放在熱處越烘越硬他的東西也
 是如此是弄不軟的我所以把豆腐比他瑞珠瑞玉道
 我不信有這件好寶香雲道我說這話还不曾盡其所
 長他另有兩種妙處我若說出你一發不信只好到幹
 事時你自家去驗罷了瑞珠瑞玉道你說就是管我們
 信不信香雲又把先小後大先冷後熱次第形容出來
 兩人听了他不覺慾火上外耳紅面赤即刻要他來与
 他幹事好試他的絕技誰想了鬢太了半日再不見來
 原來未央生不在家他坐在房裡等候被書笥看見也

眉字
疑衍

從板壁上爬過來兩個大弄半日直待未央生回來把書
 笥去過去方總討得回字轉來三人折開一看見他果
 然會心就在原詩後面續兩句道

早脩胡麻飯 相逢節餒腸

瑞珠瑞玉看了知道今夜好事是萬無一失了不勝歡
 喜香雲道今夜幹事的次序須議一人妥當省得臨事
 之時个个要想爭先瑞珠心上明曉得他睡過幾夜款
 當讓人沒有今夜就要序齒之理心上雖然如此口裡
 故意謙遜道你方纔做定規矩自長而幼自大而小不
 消說是你起頭香雲道論理原該如此只是今夜又當

別論。自古道。先入為主。後入為賓。我同他睡了幾夜。就笑是主人。今夜且定賓主之禮。等你兩人各睡一次。然後總序長幼。你們不要虛謙。今夜自然是珠妹起了。只是你兩人。還是每人一夜。睡個完全的。好。還是每人半夜。睡個均勻的好。你們商議定了。回我的話。只是瑞珠瑞玉想了。一會。齊說道。我們兩人。不好說得。憑家長分付。就是香雲道。每人一夜。查得像意。只是難為候缺的。還是每人半夜罷。你兩人意中如何。誰想他兩人各有隱情。不好說出。只是閉口不言。香雲道。你們不說的意見。我知道了。前面的一个。怕他不肯。盡歡要留量本赴

第一席。所以不應。後面的一个。怕他是強弩之末。幹事的時節。沒有鋒鏗。所以不忒。我老實對你說他的本事。是一个當得幾個的。對着瑞珠道。你就同他睡一夜。只好做半夜。實事。只怕还不到半夜。就要求免落得交下。手。太又對瑞玉道。自古道。酒醉後來人。況且他那壺酒。又分外是下半壺好吃。你两个不必。孤自瑞珠瑞玉的。隱情被他察破。又決下疑心。一齊應道。依命。就是香雲。遂分付了髮。立在門前。太等不多一會。就把未央生領進來。瑞珠瑞玉見他來到。假裝羞怯。退後一步。讓香雲接他。未央生對香雲深一揖道。請兩位小姐過來。相

見香雲每一隻手。扯住一個。同他相見。後瑞珠喚了頭。拿茶香雲道。不消喚茶。他為你兩個也。想得苦了。各人把口裡瓊果。送些過。太當了茶罷。就把兩個的手。交與未央生。未央生接到了手。就攬住。把自己的舌頭。先伸在瑞珠口裡。等他咽了一會。又伸在瑞玉口裡。也等他咽了一會。然後把三張口。合在一處。湊成一個品字。又把兩根舌。一齊合在口裡。咽了一會。方纔放手。只見了頭排上。夜飯。未央生上坐。香雲下坐。瑞珠居左。瑞玉居右。四個人吃了夜飯。將要收碗。未央生扯香雲到背後。太問道。請問娘子。今夜是怎麼樣的睡法。香雲

道。我預先替你的擬定。了。上半夜是瑞珠。下半夜是瑞玉。未央生道。這等娘子呢。香雲道。今夜我且恬退。一夜讓他兩個受用。待明夜然後輪起。照序齒。一人睡一夜。但今夜要你爭氣。怎麼得我的口。來就是了。未央生道。那個不消分付。只是忒難為你。香雲就叫了鬟。拿燈送未央生。與瑞珠進去。自己怕瑞玉難過。陪他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就寢。瑞珠與未央生進房。之後就寬衣解帶。上床行樂。初幹之際。頗覺艱難。瑞珠想起日間的話。說得好。所知有將來之樂。足償坎際之苦。所以堅忍咬住牙關。任他衝突。時刻。陳他大起來時。刻。望他

熱起來只見抽到後面果然越弄越大越幹越熱竟像
是個絕大的角先生貫了一肚滾水塞進去一般就是
不抽不動留在裡面也是快活方纔知道日間所言不
是虛譽至寶二字竟可作此物的別名就把未央生緊
緊摟住道我的心肝你有這樣標致面孔又有這件至
寶生在身上難道要把普天下的婦人都想死了不成
未央生道弄得人死總想得人死心肝你捨得一條性
命等我弄死了麼瑞珠道遇着這件東西難道還想要
活不成只是讓我多幹了幾次死總死得甘心不要頭
一次就送我的性命未央生听了就翻天倒地幹起來

瑞珠的陰戶雖深花心生得極淺只消進一二寸就撓
着痒處所以抽送之間再沒得落空抽到半千之後就
要死要活起來口裡不住的叫道心肝我今要死了求
你饒了罷未央生要見所長聽見這話只當不聽見力
也不軟從一更幹起直幹到二更只見他四肢癱軟口
內冷氣直冲未央生知道不是勁敵就住了手緊摟
住睡了一會瑞珠醒轉來道心肝你怎麼這等會幹如
令我妹子在房裡等你過去罷未央生道黑黓黓的我
那裡摸得太瑞珠道待我叫了鬚送你去就叫一個了
鬚起來挽了未央生的手送他過去那個了鬚是十五

六歲的處子。起先聽見他幹事。弄得山搖地動。陰中騷
痒。不過。淫水不知流了多少。如今挽着未央生的手。那
裡放得他過走。到僻靜處。就對未央生道。你怎麼這
等狠心。方纔那樣好滋味。何不使我嘗一嘗。就把一手
樓住。未央生一手去脫。自家的褲子。未央生見他情極
不過。不好推辭。就叫他睡在懶檯之下。將他陰物扒開。
然後取出陽物。唾沫也不搭對了。陰物直抵那了。鬚不
曾經人弄過。暗想那件東西是好吃的湯水。所以扯他
弄。還愁他不肯弄。不料他把陽物一抵。疼痛難當。就喊
叫起來。未央生見他是个處子。就搭上手許多。唾沫緊

朝裡面。又抵他又叫喊起來。道。做不得。若再照樣。一
好處也沒有。為甚麼。我主母弄了。就快活。這是何故。未
央生就把初次。幹起。定要皮破血流。直要幹過十餘次。
方纔會快活。又安慰他道。我的本錢忒大。你當不起。我
有个小廝。叫做書筭。他的本錢還小。明日帶他來。先與
你幹幾次。然後等我幹就不妨了。了。鬚感激不盡。就爬
起來。穿好褲子。引他行走。到瑞玉門前。只見明燭輝
煌。點在房裡。伺候。聽見外面。走响。了。鬚就開房門。接他
進去。未央生走到床前。叫道。心肝。我來遲了。你不要見
怪。遂把衣服脫下。揭開被窩。爬在瑞玉肚上。挺起陽物。

就幹初幹之時痛楚起來與瑞珠一般。幹到好處那種
要死要活的模樣更比瑞珠不同。使人看了竟要可憐
起來。這是甚麼原故。因他的年紀比瑞珠小三四歲身
體也在瘦弱一邊。肥膚嬌嫩。竟無一物可比。就是立在
階前尚怕隨風吹倒。坐在椅上還要東扶西靠的人。那
裏能經得這樣幹事。所以抽到數百之後。星眼微撐。朱
唇半啓。心上有話。口裡說不出來。無非是弱體難勝。香
魂欲斷。若再抽一會。定有性命之憂。未央生看了。心上
憐惜不過。就問道。心肝。你經不得再弄了麼。瑞玉答應
不出。只把頭點一點。未央生就爬下來。等他蘇息一會。

要幹又經不得再幹。不幹又愛他。不過只得把他抱在
肚子上面。睡到天明。香雲與瑞珠清早起來。要商量長
久之策。就到瑞玉床前。催未央生早起。揭開帳子。一看
只見瑞玉倒在上面。未央生倒在下面。就叫醒來。笑道。
今夜點燈不消。買蠟燭了。姊妹三個笑了一會。就與未
央生商議道。你如今晚太夜來。終久被人看見。就是你
自己家裡的人。見你夜夜不回家。也要根究出來。怎麼設
法。索性在這裡住幾時。連日裡也不回家。不必定要幹
事。就是下碁做詩說笑。也是快活的。你有這個妙
法麼。未央生道。我未之先。就把絕妙之法。算得妥當。

了。三人問道。甚麼妙法。未央生道。我的小妾。現今懷孕。在身。幹不得事。我昨日對他。說我離家日久。不曾回。今趁你懷孕之時。到故鄉去。看。往返。只消三個月。就好轉。來看你分娩。省得分娩之後。又要回。太妨你們作樂的工夫。他說。我這話極講得是我。今日回。太就收拾行李出門。只說回故鄉去。竟挑到你家來。這三個月之中。莫說做詩下棋。說笑話。就是要串戲。也串得幾本了。三個女子听了。不勝歡喜。皆言妙計。未央生道。還有一事。要与三位商議。我身邊有兩個伴當。一個丟在家裡。一個帶他出來。只是那小价。也有主人之風。若不把些

甜頭。到他。若走回。太露出事。來却怎麼處。瑞珠道。這个不難。我家有的是丫鬟。隨他太作樂。就是。但可繫伴當之身。还可塞梅香之口。省得我們男子回來。要太。李舌未央生道。說得有理。四人計議定了。就打發未央生回。太。當晚就挑行李過來。自以後不但未央生。醉臥。群芳連隨身伴當。亦享溫柔之福。只可惜故園春色。一旦飄零。使人有不堪回首之嘆耳。

評曰。香雲不吃同盟之醋。而肯以鍾愛之人。公之同好。雖所為出于不正。而交情亦自可取。求之男子。中正不可得。今之同盟兄弟。所共圖之事。亦未必

內蒲團卷之三終
盡出_テ于正_ニ而嫉妬_ノ之心。更有_リ甚_ク于不_レ同_ノ盟者_ヲ。以_テ等_ノ男子_ヲ幸_ニ不生_シ為_ラ婦人_ト。若_シ為_ラ婦人_ト。必_ズ極_メ盡_シ天下_ノ之_レ淫_ヲ行_ハ而後_ニ止_ス。

內蒲團卷之三終



